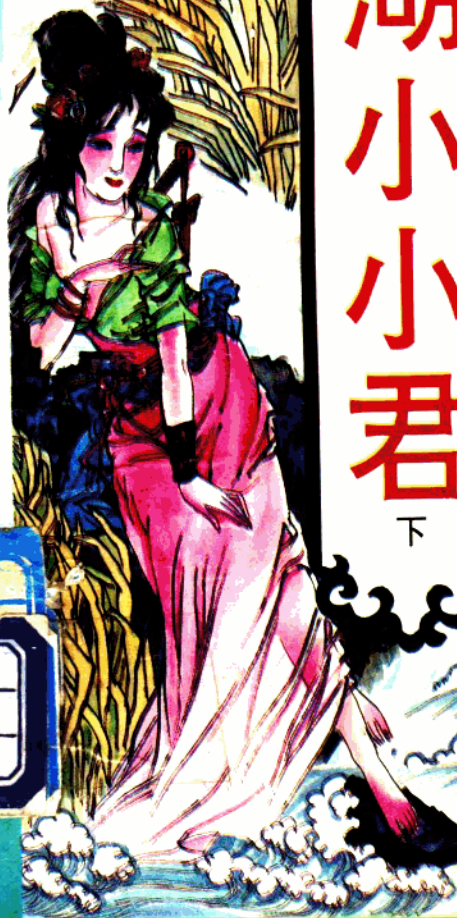


公孫宇  
著

# 江湖小小君

下



## 十七

这是一座不知名的山，很高，高得都摩擦顶云，占地也很广，一眼望不见边际。

山上的林木很茂密，郁郁苍苍，满眼青翠，把整座山全遮住了，要想在这座山上找个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要是有人在树梢上，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现在就有一个人在树梢上行走，咋看谁也看不出他是个人来，因为他快得像一缕轻烟。

这缕轻烟原起自山下，从林木的上头随着风往山上飘，很快，一转眼工夫已然升到半山，到了半山之后往下一沉，就没入浓密的林木中不见了。

拨开浓密的枝叶往下看，会发现树林里站着个人，一个英俊俊美的黑衣客，是“小孟尝”，萧如峰。

萧如峰站在树林里，树林外头一块山壁上，有一条宽可容两个人并肩进出的裂缝，这条裂缝长约三四米，从裂缝这一边往那一边看，只能看见一小片寸草不生的碎石地，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凝神静听，也听不见什么动静。

萧如峰在树林里站了一下，看清楚了，也听清楚了，他闪身便要往那条裂缝扑，突然他两眼之中闪过两道寒芒，身躯上腾拔起，很快地隐入树顶浓密枝叶中。

转眼工夫之后，一个身材魁伟高大的黑蒙面人从树林深处飞掠而出，从萧如峰身下带着一阵劲风掠过，飞快地投入那条山壁缝中。

萧如峰早就听见身后来人了，要不然他不会突然间把前扑改为上腾隐身树顶，可是当他入目那从他身下飞掠而过的黑衣蒙面人时，他不由为之一怔。

他只觉这黑衣蒙面人的高大身材看来相当眼熟，一时间可又想不起那是谁来。

既然想不起，他也就没多想，收收心，定定神刚要往下跳，这时又一阵愈速的衣袂飘风声，由刚才那黑衣蒙面人出现处传了过来，听起来还不止一个人。

萧如峰凝目往那个方向看去。

他看见了，一前六后七个人从林深处飞掠而至。一个身材纤小的蒙面黑衣女子，带着六名长发披散的黑袍怪人，赫然竟是那位真“残缺门”主，跟她那残缺六使。

她怎么也到这儿？

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萧如峰这里心念转动，那位残缺门主跟她的残缺六侠已到了树下，也不知为什么，见了这位残缺门主，萧如峰心里突然泛起一丝异样感受。

只见那蒙面黑衣人儿皓腕一抬，拦住身后的残缺六侠，停身在树下，正在萧如峰脚下。

突听一名长发披散的黑袍怪人道：“门主，那人从那条裂缝里进去了。”

蒙面黑衣人儿道：“我知道，我看见了，只知道里头是

$$v \quad c = -\lambda / \frac{ct}{m}$$

什么所在？”

那长发披散黑袍怪人道：“也许是他们的巢穴所在。”

蒙面黑衣人儿冷一声道：“那是最好不过，我终于找着他们，留下两个在这儿准备接应，其他的跟我进去。”

话落，闪身她要往缝口里扑。

萧如峰不能再躲下去了，忙道：“姑娘，慢着！”

人随话动，他纵身往下跳去，他人落地，一只玉手带着凌厉劲风当胸拍到。他一怔闪身，那只玉手擦胸拍过，他忙道：“姑娘，是我，萧如峰。”

蒙面黑衣人儿一声惊呼不动了，老半天才说了话，话声里带着无限激动，无限喜悦道：“三少，是您……”

萧如峰含笑抱拳道：“姑娘别来无恙？”

那幅面黑纱后，两道清澈奇光闪动，直欲透纱而出：“三少怎么会在这儿，吓了我一跳。”

萧如峰道：“我来了半天了，本打算进去的，刚听见身后有人来才躲了上去，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姑娘。”

蒙面黑衣人儿道：“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三少，多少日子不见了，三少好么？”

萧如峰道：“谢谢姑娘，托姑娘的福，姑娘也好？”

蒙面黑衣人儿道：“我……还好，我找三少找了好些日子了。”

萧如峰目光一凝道：“姑娘找我有什么事么？”

蒙面黑衣人儿微一摇头道：“也没什么事，我只是想找三少问问，这些日子以来有没有什么发现。”

萧如峰“哦”了一声道：“发现倒不能说没有，不过算不

得什么大发现……”

他把别后的情形自头到尾概略说一遍。

静静听毕，蒙面黑衣人儿道：“这一阵子真难为三少了，东奔西跑，冒险犯难……”

萧如峰笑笑说道：“这也没什么，江湖人哪个不是这样。”

蒙面黑衣人儿道：“三少跟一般江湖人不一样，大可待在家里享福。”

萧如峰微一摇头道：“老实说我还真过不惯那种日子，以前也是这样，一天到晚老往外跑，在家里就待不住，再说，赵大人这么一位好官有难，我也不能坐视。”

蒙面黑衣人儿道：“三少就是这样让人敬佩。”

萧如峰道：“姑娘夸奖了，在这段日子里，姑娘可有什么发现？”

蒙面黑衣人儿摇摇头道：“惭愧得很，也许是因为我不方便在城里人多的地方露面，所以东奔西跑这么些日子，一直没有什么发现，直到一个时辰之前，才无意中发现了刚才那个黑衣蒙面人，我本来想擒下他的，可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擒住他不一定能从他嘴里问出什么来，不如暗中跟着他也许能有大收获。幸好我临时改了主意，不然怕就碰不见三少了。”

萧如峰沉默了一下道：“这个地方是不是他们的巢穴我不敢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囚禁着一个人，要是能把这个人从囚禁中放出来，他们内部马上就会起乱，很快就能瓦解他们。”

蒙面黑衣人儿“哦”地一声道：“有这种事，这个人

谁？”

萧如峰摇头说道：“还不大清楚，不过很明显的这人在他们之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蒙面黑衣人儿道：“三少是怎么知道这儿囚禁着这么一个人物？”

萧如峰道：“刚才我不跟姑娘提过一位怡红姑娘么，就是她告诉我的。”

蒙面黑衣人儿道：“原来就是那位……这位姑娘可怜，更可敬。”

萧如峰脸上掠过一片阴云，点了点头道：“的确，她的确是位让人同情而又让人敬佩的奇女子。”

蒙面黑衣人儿缓缓低下头去，可是立即她又抬起头来问道：“怡红姑娘没告诉三少，被他们囚禁在这儿的这个人是谁么？”

萧如峰摇摇头道：“没有。”

蒙面黑衣人儿脸往林外转了一下道：“三少对里头的情形清楚么？”

萧如峰摇头说道：“不清楚，怡红姑娘只告诉我这儿有这么一个地方，他们把这个地方叫‘无忧谷’。我原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找对了地方，直到刚才那黑衣蒙面人从这儿进去，我才敢确定。”

蒙面黑衣人儿道：“以常情论，这一带的戒备恐怕相当森严。”

萧如峰道：“事实上咱们已经到了他们门口，他们还茫然无觉，这个地方相当隐密，他们之中也极少人知道，我看恐

怕就是因为这个，使得他们疏于防范，没有什么戒备。”

蒙面黑衣人儿道：“但愿如此，这样咱们就好救人了，不知道附近是不是还有他们的巢穴，要是有的话，万一咱们不能很快的救出那个人，只怕会惊动别处。”

萧如峰点了点头道：“姑娘说的是……”

沉吟了一下，抬眼往上看了看，只是那块裂缝的山壁奇陡奇高，一直伸到了峰顶，他道：“咱们可以居高临下，从高处往下看，只是这块山壁不容易攀登。”

蒙面黑衣人儿跟着往上看了看之后道：“我有办法上去，三少请在这儿等我……”

萧如峰忙道：“别忙，还是让我试试吧。”

蒙面黑衣人儿道：“三少还跟我客气，我有‘冷电飞霜’，上去并不难。”

萧如峰道：“倒不是我跟姑娘客气，而是……这样吧，我跟姑娘一起上去，说不定他们在上头有桩卡，多一个人彼此都可以有个照应。”

他是个男人家，不能让人家一个姑娘家爬上爬下的去涉险，再说人家也是一门之主，身份跟一般人不同。

蒙面黑衣人儿迟疑了一下，接着她点了点头：“也好，三少先用我这‘冷电飞霜’。”

说着，她伸手就要递，她那白皙如玉的掌心里，托着一团银丝，谁知道那团银丝就是杀人的利器，错非萧如峰领教过，他也不会知道。

他没有接，微一摇头道：“谢谢姑娘，我先试试，万一我上不去，再借姑娘‘冷电飞霜’不迟。”

话落，腾身，他先跃上了那参天的古木树梢，然后从树梢上提气再腾身，直往那高与峰齐的奇陡山壁扑去。

山壁的半腰，离地约摸有十来丈，离树梢也有五六丈处，有一棵横伸的奇松，难就难在这一段，离地十来丈这一段，这一段之间石而平滑，连根草都没有，毫无可资攀缘之处，谁能一窜十多丈抓住这棵横伸的奇松！

就算从树梢上腾身，最少距离到五六丈，武林之中能窜五六丈的人也不多。

萧如峰一口真气上窜五丈四五，真气已尽，眼看就要往下落，他双臂猛地一抖，一个身躯倏又升高数丈，他伸手抓住了一根树枝，腿一清，身子一翻便翻上了那棵奇松。

蒙面黑衣人儿松了一口气。脱口说了一声：“好俊的轻功，难怪当今第一？”

只见萧如峰居高临下冲她招了招手。

她收心定神，提了一口气也掠上树梢，她上去比萧如峰容易，在别人眼里可也够难的。

她在树梢上扬手，那根银丝闪电飞出，一头灵蛇似的缠在那棵奇松的一根树枝上，然后她抓着这一头树枝离起，拉着那根银丝升了上去，转快得像一片随风上飘的云。

她上了那棵奇松，收了“冷电飞霜”，直起身，风吹乌发，衣袂飘飘，尽管看不见她的脸，那美姿也动人。

萧如峰看得不禁一呆，旋即由衷地说道：“姑娘心思灵巧，令人钦佩。”

她抬皓腕微理云鬓，道：“三少的绝世功力才让人敬佩。”



一闪漾在面纱后的那双清澈目光，这当儿透过了那片轻纱，紧紧地投注在萧如峰的脸上。

萧如峰只觉得这两道目光象电流一样，刹时传遍了他的全身，他心里很快地浮现起一丝异样感受。

他有点不安，也为之心荡，忙抬眼上望道：“咱们上去吧，留神他们的桩卡。”

从这儿再往上去就容易了，横伸的松枝不少，顶上的树叶更是浓密，两个人攀着一棵棵的树穿了上去，很快地到了顶上。

顶上树多，枝叶也够密，可是能立足的地方却少得可怜，锥形的一块地，再多一个人还真没地方站，两个人得肩碰肩。

两个人并肩站在那儿，突然间谁也没动，谁也没说话，而且谁也没往下看。

就在这当儿，枝叶摇晃，一阵冷风吹来，蒙面黑衣人的面纱随风扬起一角。

蒙面黑衣人儿忙抬手去按，她这只手原是抓在一根树枝上的，这一松手，身躯不免一晃。

萧如峰很自然的反应，伸手一把抓住了那段欺雪赛霜，晶莹如玉的皓腕。

蒙面黑衣人儿身躯一晃了，可是她的皓腕任萧如峰抓着并没有动，她面对着萧如峰，萧如峰凝望着她，两个人就这么对立着，谁也没动一动。

可是萧如峰觉察得出，她那只皓腕泛起了轻颤，他自己知道，他的心神也泛起了轻颤。

良久，良久，蒙面黑衣人儿突然开了口，话声居然冷冷的：“谢谢三少。”

萧如峰一震，忙松了手，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有一种错愕，他不明白蒙面黑衣人的话声，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冷，从片刻前久别重逢起，一直到刚才他没有伸手以前止这一段时间的情形看，她绝不该突然之间有这种变化。

他这里错愕，蒙面黑衣人儿那里以转脸下望，只听她说道：“三少，怪了，下面怎么看不见什么。”

话声这时已收了冷意，但却是出奇的平静。

萧如峰忙定神往下望去，他看得一怔。

下面是一片谷地，呈圆形，径不过十来丈，四周都是奇陡如削的峭壁，跟个桶似的，满地的砂石，看不见一个人影。

随后蒙面黑衣人开口道：“会不会咱们脚下这块石壁有个洞，他们都在洞里。”

居高临下看，三面山壁上没有洞，甚至连个坑都没有，脚下这块山壁由于看不见下面，是不是有洞就不得而知了。

萧如峰道：“也许，说不定只好进去看看，费了半天劲，没想到一无所获。”

蒙面黑衣人道：“也许是老天爷作弄人。”

萧如峰倏然一笑，只有他自己知道笑得有多不自在：“咱们下去吧。”

蒙面黑衣人儿没再说话，转身先下去了。

萧如峰跟在她身后要往下去的时候，他忽然一停，想起了他自己刚才那句话，也想起了蒙面黑衣人儿刚才那句话。

“费了半天劲，没想到一无所获。”

他自问言者无心，也丝毫没有别的意思。

“也许是老天爷作弄人。”

她是不是听者有意，话意双关，弦外有音。

他不敢肯定。

也许她跟他一样的言者无意，丝毫没有别的意思，他那句话只是一种巧合。

就在他这一愣神工夫，蒙面黑衣人儿已经下去了，他定了定神，忙跟了下去。

到了谷地入口前那片树林里，他抬眼看蒙面黑衣人儿，蒙面黑衣人儿却道：“三少，我想起来了，刚才咱们在上头并没有看见这个谷地别有出入口，既然别无出入口，刚才那黑衣蒙面人绝不会插翅飞上天去，照这么看这谷地里一定有洞穴。”

她居然跟个没事人儿似的。

萧如峰心里又泛起了异样的感受，这异样感受比以前那几次异样感受大不相同，他觉得心里不舒服，胸口闷得慌，他吁了一口气道：“姑娘说的是，咱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吧，容我先走带路了。”

他没等蒙面黑衣人儿说话，转身往那条裂缝走去。

蒙面黑衣人儿那覆面轻纱及一袭黑衣，突然间无风自动，她头微微低了一下，旋又抬起来跨步跟了上去。

萧如峰心里不舒服，想想刚才他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他知道蒙面黑衣人儿就跟在他身后，可是他一句话没说，也没回头看一下。

走完了裂缝，进入了谷地再看，眼前这片谷地跟刚才在山壁顶往下看时景象没什么两样，唯一的不同是右边山壁下有一堆干枯的树枝，相当大的一堆。

只听蒙面黑衣人儿在身后说道：“三少，那堆枯枝后面会不会有个洞穴？”

萧如峰淡然说道：“可能，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飞身掠了过去。

他听得清清楚楚，身后跟着响起了衣袂飘风声。

到了山壁下，萧如峰伸手拨开了那堆枯枝，果然，枯枝后山壁上有个半人高的洞穴，看上去相当深，蒙面黑衣人儿在他身后低语说道：“刚才那黑衣蒙面人怕就是从这儿进洞了。”

萧如峰凝神听了听，洞里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

他道：“怡红姑娘并没有告诉我，这个谷地里还有个洞穴。”

蒙面黑衣人儿道：“那么以您看……”

萧如峰虽然不想说话，可是有些话他不能不说，他道：“怡红姑娘虽然没告诉我这个谷地里还有个洞穴，事实上这个谷地里根本不可能藏人，这个洞穴是唯一的可疑处，只有进去看看了。”

蒙面黑衣人儿道：“三少说的是，那么我让六使前头开道。”

萧如峰道：“事有本末先后，还是让我先进去吧。”

二话没说，他矮身钻了进去。

蒙面黑衣人也矮身钻进洞去。

洞口只有半人高，可是进洞丈余之后洞势就渐渐高起进洞三五丈后洞的高度就有一人多高了，可是这时候洞里的光线已渐渐暗了，越往深处越黑。

不知道洞有多深，也不知道这个洞通往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洞里有没有什么险恶的埋伏，所以萧如峰进洞没多深，便取出了他那把玉骨描金扇，脚下也放得很轻。

他这把玉骨描金扇跟一般玉骨描金扇不同，寒玉扇骨，生丝浸药百日的扇面，扇面柔，但坚韧异常；普通的兵刃休想动它分毫，所以与其说它是一把扇子，不如说它是萧如峰随身携带的一种兵刃。

这个洞相当深，走了五十多丈还没有到头，但是这当儿已看见前面有一线微弱的灯光，同时也听见一阵淙淙的流水声传了过来。

萧如峰听得微微一怔，以他的判断，前面只见火光，不见天光，应该是在深邃的山腹之中，山腹之中何来清水，难不成山腹内的响泉。

心里想着，脚下未停，灯火越来越亮，流水声也越来越清晰，而且现在也可以清楚地看见了前面近十丈处，洞势有一个大弯曲，灯光跟流水声都是从那边传来的。

萧如峰脚上移向了右边洞壁，他人贴着洞壁往前挨去，除了流水声外，他没听见什么声息，可是他不能不小心。

转弯处终于到了，萧如峰身子紧贴洞壁缓缓探头过去，他终于看见了，也怔住了，旋即他一步跨了过去。

洞底就在眼前，可是眼前横着一条看上去相当深的水

流。

这条水流是从右边一个洞里流出来，然后流进左边一个洞里。

两边的洞很低，离水面只有尺余高，但宽却有五六尺，对面跟着右两处石壁上，挂着两盏风灯，脚前不远处地下还有根尺余高壁粗的木桩，就这些，不见人影。

萧如峰皱了皱眉。

只听身后传来蒙面黑衣人儿的诧异话声：“三少这是……怎么不见人。”

萧如峰没说话，沉思了一阵之后他才道：“不知道我的推测对不对，刚才进来的那个黑衣蒙面人经由眼前这条水流到别处去了，他是坐船去的，只是他是往上流去了还是往下流去了，我就不敢说了。”

蒙面黑衣人儿讶然说道：“他是坐船经由这条水流……”

萧如峰抬手一指那木桩道：“姑娘请看，那是系船用的，上头还有绳勒的痕印。”

蒙面黑衣人儿转脸望了过去，果然不错，木桩上的确有绳勒的痕迹，绳勒处都光滑了。

萧如峰接着说道：“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系绳桩，除了系船之外，令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用处。咱们现在没看见船，自然是让刚才那人乘走了，而且，眼前的情形很明显，他们要使用这条水流来去，总不能每回都洒水弄得一身湿淋淋的，事实上咱们脚下一带也干干的，毫无水迹……”

蒙面黑衣人儿叹道：“三少好心智，也心细如发，实在令人钦佩。”

萧如峰淡然说道：“姑娘夸奖了，我这只是推测，并不敢断言适才那黑衣蒙面人一定是从这儿走了，也许这儿只是在很久以前被别人用过……”

“不。”蒙面黑衣人儿道：“咱们刚才在外头看过了，除了这个洞跟咱们进来那处山壁裂缝外，根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进出，那蒙面黑衣人儿一定是进了这个洞了，他既然是一定进了这个洞，也就一定是经由眼前这条水流走了。”

萧如峰沉默了一下道：“这个洞里别有洞天，只知道它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他们找的这个地方真好，看样子水流不浅，不适水性的人就是能找到这儿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蒙面黑衣人儿道：“真的，没想到这座山里会有这么一个洞，这么一条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的，真难为了他们，三少，你们怎么办？”

萧如峰道：“除非罢手，要不然就只有下水。”

蒙面黑衣人儿道：“喂……您通水性么？”

萧如峰道：“我从小就常上天池逮鱼。”

蒙面黑衣人儿“哦”地一声道：“那您的水性一定很好。”

萧如峰道：“不敢说好，只是眼前这条水还难不倒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下水两边试着找那别有的洞天去，姑娘几位或者折回去，或者在这儿等我……”

蒙面黑衣人儿道：“三少一个人去怎么行。”

萧如峰道：“姑娘有更好的办法么？”

蒙面黑衣人儿道：“这个……”

萧如峰淡然一笑道：“他们在这儿囚禁着一个人，只要能救出他来，就能使他们土崩瓦解。这个险值得冒，我这就下

去，去留任凭姑娘了。”

他把玉骨描金扇往腰里一插，就要下水。

蒙面黑衣人儿忙伸手一拦道：“三少，难道真没别的办法了么？”

萧如峰道：“有，在这儿枯坐等船，这里唯一的一条船是让刚才那人坐走了，等他们再有人出去，一会儿坐船到这里，到那时候咱们可以擒住他用的那条船，只是我可不敢说要等到什么时候。”

蒙面黑衣人儿道：“那你为什么不等……”

“姑娘。”萧如峰道：“赵大人跟我几位长辈在他们手里多呆一天便增加一分危险，我找不到线索便罢，既然找到线索，岂敢耽误？”

蒙面黑衣人儿把手缓缓收了回来，“三少既然这么说，我不敢再拦，三少请吧，我在这儿等三少，直到三少救了那个出来。”

萧如峰目光一凝，道：“姑娘……”

蒙面黑衣人儿道：“三少还记得我从前跟你说的话么？”

萧如峰一时想不起她指的是什么，可又不便问，正感作难之际，蒙面黑衣人儿接着说道：“三少可记得我母亲当年是为了什么被我外婆召回去的。”

萧如峰心头猛然一震，刹时全明白了，他只觉全身热血往上一涌，当即肃然说道：“姑娘，是萧如峰的不是，告辞。”

他一抱拳就要下水。

突然，一阵哗哗的水声从左边洞口里传了过来。



蒙面黑衣人儿忙道：“三少，忙听，是不是……”

萧如峰一打手势，八个人飞快地退离水边拐弯处。

哗哗水声越来越清楚，这时候已可以听出来了，那是划水声。

果然，一会儿工夫之后，划水声已出了洞，砰然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碰在了水边石头上，而且这边洞壁上也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蒙面黑衣人儿紧挨在萧如峰身边，这时候她低低说道：“天可怜我，这下我可以跟三少一起去了。”

说话间人影晃动，一个黑衣蒙面人转了过来。

萧如峰出手如风，一指点了过去。

那黑衣蒙面人连哼也没哼一声，应指倒了下去。

蒙面黑衣人儿冷哼一声道：“我倒要看看这些东西都是些什么人。”

她伸手扯下了蒙面黑衣人遮在头上的黑布罩。

萧如峰目光一直，脱口叫道：“六叔。”

可不？这黑衣蒙面人赫然竟是高家的老六高天长。

蒙面黑衣人儿听得一怔，道：“三少，他是……”萧如峰定了定神道：“高家车行的高六爷。”

蒙面黑衣人儿叫道：“高家车行的高六爷，他怎么会……”

萧如峰伸手拍活了高天长的穴道。

高天长一震而醒，萧如峰伸手去扶他，他身子往后一挪，自己站了起来，抬手往脸上一摸，脸色大变，翻手忽地一掌拍向萧如峰。